

名家讲堂

没有语言不能到达的地方



大解，男，1957年生，河北青龙县人，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主要作品有长诗《悲歌》，小说《长歌》，寓言集《傻子寓言》。作品曾获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星星》年度奖、首届苏曼殊诗歌奖、首届中国屈原诗歌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

□大解

生命的个人性

我的长篇小说《原乡史》中，没有唯一的主人公，书中的每个人都是主要人物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主次之分，由此带来的平面化，恰好契合了人的平等，其间没有上下垂直关系或阶梯关系，人们在个体生命所构成的群体中，无论是来自上苍的压力，还是来自土地向众生索命的死亡引力，都被消解为个人的承受力，即把物种责任和生命力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，而不是由神或英雄一人来承担。

我不仅仅关注人的属性，也试图探索人的边缘和界限，以及人的可能性。我认为，远方就在人的体内，不必四处去寻找。因此，我倾向于在人的身上追查身体史和生命史。人的族谱中隐含着无穷的秘密，而所有人都在整体演进中显现为个人性，这也是我看中个人的理由。个人是可以托付的。

作品赏析·散文

“崖头”拾趣话乡音

□武文宝

假如有人让我用一句方言注解家乡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“崖(nai)头”。它不仅是武家庄村的奠基之石，更是乡愁中最值得品味的滋味。或许，破解乡音密码，正需这把钥匙。

《辞海》《说文解字》等典籍中，“崖”读 ya 或 yai，意为“高边”；古籍中亦有读 ai 者。道家视之为仙境，佛家喻作彼岸。可武家庄人从不理会这些思辨，只固执地称着“崖(nai)头”“崖打窑”。每当这沾满泥土气息的乡音响起，心中便暖流涌动——原来，正宗的乡音才是乡愁不朽的灵魂。在普通话普及的今天，方言或许显得“土气”，我却坚信：若一方水土失去方言，乡愁便如抽去经纬的大网，只剩空洞的躯壳。这“土气”之中，蕴藏着祖先的奋斗印记与深厚的文化密码。

武家庄村位于万全区东部浅山地带，坐落于山区向盆地的过渡带上。受山水切割，平原形成无数土塬，其地貌与陕西五丈原、山西石楼崖头村相似。先民正是利用土塬断面形成的“崖头”，掏窑筑居，繁衍生息。村庄以四道沟交汇处的缸房檐底为中心蔓延。横亘在北沟与西沟之间的崖头，因位置居中、土质稳固，成为最早筑窑之地。尽管南北走向的崖头使窑洞朝向东西，人们却争相沿崖而居。儿时记忆中，从缸房檐底到后沟湾，崖打窑如一条超长的项链，挂在崖头颈上。随后，人们又倚四周崖头，开辟出北沟羊道坡、西沟大路坡等聚落，形成四足鼎立的格局。鼎盛时期，全村有八百余户、两千三百多人。后来，随着砖瓦房兴起，人们不再满足崖底的局促，纷纷迁至崖顶居住。这不仅开阔了视野，也打开了新的生活可能。从崖底到崖顶，实则是村庄的一次涅槃重生。

如今，崖头与崖打窑虽渐退历史舞台，却从未从记忆里淡去。那些斑驳的土崖，依然是村庄的精神图腾。

回归生命本体的属性

也许最初，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在漫长的进化中，是人自己走出了神体，也走到了动物的外面，成为另类。这是人的成功也是人的宿命，人被自身领上了他途。而如今，稍微内视，就会发现人的体内暗藏着古老的心灵遗址——在那被我们废弃和遗忘的原乡里，依然留有我们的影子，那些影子经常潜入我们的梦境，仿佛活在另外的世界里。

语言是文学的故乡

近些年，我写诗少了，写小说多一些，但我并未远离诗，我常常把诗性外溢到小说和寓言等其他文体中。对我来说，诗歌是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身体里长出来的精神器官，与我的生命血肉相连。因为诗，我似乎有了特殊的能量。

在我看来，造物主创世，只是打了一个草稿，剩下的许多事情交给了人类，让我们在语言中完善甚至再造世界无数次。幸好，在万物之中，只有人类会使用语言和文字。如今，语言已经大于它自身，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。没有语言不能到达之处。正如肉体是人类的故乡，语言乃是文学的故乡，因此，写作就是第N次创世，同时也是精神还乡。这是人类独有的能力，也是伟大的责任。

我有幸是一个现场记录者

正是因为掌握了语言文字，人类成了被上苍拣选的物种，已经领跑生命种群，走在了前头。对此，创世者并未旁观，而是化身众生，参与其中。因此，众生即众神。作为人类中的一员，我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切，目睹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着史诗般的生活，并保持着群体性活力。我有幸是一个现场记录者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语言痕迹。也许我的努力微不足道，但我身负使命，必须如此。这是我的命运，也是我的价值所在，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和诗人。

作品赏析·诗歌

投一封雪的邮件

□李英发

雪落下来
像一句句诗
麦田就是一格格的稿纸

田埂上
你咯咯的笑声
是最后点睛的那一笔

我把自己
瘦成了一个电子邮箱
想把诗发出去投稿

纠结了一个下午
还是舍不得

一只小猫
悠闲地走过，一不小心
它替我悄悄按下了鼠标

诗人以雪喻诗，将冬日田野化作天然稿纸，构思清雅。整首诗在冬的静默与心的微澜间，完成一场轻盈而温暖的自我和解。（点评 杨千雪）

江谏

□辞镜

走进自己的倒影时
水草，缠住了诏书

鱼群，诵读出瘦金体的形状
江底有盏灯
收集了坠落的修辞

他把佩剑摘下，腰间的石头
比楚国重

《江谏》以凝练的意象构建出水底的历史时空。辞镜笔法冷峻而意境深渺，古意新声，蕴藉悠远。（点评 李洁夫）

回应

□虔进

这是一条没有鲜花与掌声的路
逆流而上
也是一条消灭自我重生的路
就像一个作茧自缚的小虫
在无人知晓之处
慢慢融化自己
融化掉自己的心

当自己脱离俗世的那一刻
长出了翅膀
迎接新生

——信是一个连接讯号
信已抵达
掀开一条高维的光
它就在那里 虽眼不能看
但事实就在那里
以爱将我拥抱

这首诗以“茧”为喻，书写一场内在的精神蜕变。语言凝练而充满张力，在否定与确信之间构筑了一条隐秘的升华之路。（点评 孟文祎）

(点评 杨千雪)